

琴台 察察 彥火

破解票房毒藥

我主政明報出版期間，還策劃了幾套文叢，其中最成功的是在二十一世紀前夕，我策劃出版的《2000年文庫——當代中國文庫精讀》。

我在《2000年文庫——當代中國文庫精讀》總序指出：「沿用一般的文學史分期方法，《文庫》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文學界定為當代文學，也就是本世紀下半葉的文學。根據個人的觀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有兩次高潮，一次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的二十年；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的二十年。除台灣與香港之外，中國大陸文學的精華大體上就產生在這兩次高潮中。因此，本《文庫》的選擇便着眼於一次高潮，即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包括小說、散文、詩歌等，因力量有限，我們也只能側重小說，兼顧散文、詩歌。」

這套文庫入選作家共二十位，分兩輯，第一輯入選的作家包括：賈平凹、蘇童、莫言、余華、殘雪、高行健、陳染、劉再復、史鐵生、張承志；第二輯入選的作家包括：張煒、韓少功、劉震雲、王安憶、北島、李銳、池莉、劉索拉、王蒙、舒婷。

這套書出版時，高行健和莫言仍未獲諾貝爾文學獎！一旦他們獲獎，他們的著作為之洛陽紙貴，一紙風行！

為了提高這套《文庫》的知名

度，我們邀請了海內外知名學者專家寫推薦語，他們計有：馬悅然、聶華苓、柏楊、劉以鬯、李歐梵、葛浩文、趙令揚、王德威、鄭樹森、吳宏一、劉再復、黃維樑、黃子平。

從市場策劃角度而言，本《文庫》被作為配合《明報》成立四十周年而出版的，因此我特別設計四百套作家簽名「編號珍藏本」。

這套「編號珍藏本」，每本書都有作者的簽名，共四百套（硬盒裝），每套定價港幣八百八十八元，率先在《明報》預訂，結果四百套全部售出。

可見文學書不一定是出版「票房毒藥」，如果多費心思，做出精品，加上市場策劃和包裝，一樣可以打開一條專業書的市場！

（「我的出版生涯」之六）



《2000年文庫——當代中國文庫精讀》 作者提供

爽姐 秘語 林爽兒

戲曲中心為誰建？

一直沒有興趣聽到有關西九文化中心的消息，因為它在我直覺中，只是花費香港人的錢，還要找個外國人來看管，擾擾攘攘了那麼多年，拖拖拉拉了那麼多年，聽到都心煩。如今其中那個戲曲中心算是可以開始了，因為朋友的關係，我終於去到那幢古古怪怪的戲曲中心，參加他們的新聞發佈會。

然而，在去出席發佈會的路途上，也讓我一開始便碰釘，便領教到去那個中心的崎嶇波折。當日從尖沙咀北京道口坐的士去那個戲曲中心，遇上了不負責任的司機，由於戲曲中心不能停車，結果兜了很大個圈，最後被的士司機放在戲曲中心後面老遠的工地口，無良的司機叫我下車，渺無人煙只有遠處地盤工人開工，的士味錶剛跳到70多元，我問這個沒有責任感的司機張振發，因為我給了他100元，他覺得我有意思整他，不肯給發票，我說這70多元怎麼開銷，必須有發票給公司交代，他居然發脾氣，找贖了20元之後，再掙給我20元，我生氣地下了車，記下了他的車牌，然後艱辛地在地盤路上走，又危險又氣頂，行了20幾分鐘差不多半小時，才終於到了戲曲中心對面的隧道口，那隧道行過對面也要上落兩層樓梯，戲曲中心常常會

有不少長者前往，這樣的交通怎麼辦？那一刻我更氣！

到你這個古靈精怪的戲曲中心，空蕩蕩樓底高度不知道了，進去之後，我們要行一大條斜路，或者行上好多級石級才到了大堂，原來這戲曲中心只有一間劇場，容納只有1,000左右的觀眾，如此看來這個文化中心不打算讓長者觀眾來參與，一大幢的戲曲中心，只有一間劇院，相信是那些負責人要搞高檔，不是隨便讓觀眾來看的，但戲曲藝術的觀眾多數是上了年紀的，難道負責人只想讓青少年能參觀來觀看？

花了幾十億的西九文化中心，究竟為誰服務？難道只是滿足自己，滿足自己要有個古靈精怪嘅文化中心，滿足自己可以隨意搞自己的所謂文化藝術？拜託了，那我還是去戲棚，去新光戲院，去油麻地戲院看粵劇吧！什麼西九文化中心？多謝了，它不是我杯茶！



在戲曲中心對面自拍，感到這樣去中心太不對勁了！ 作者提供

天音 知客 楊天命

萬聖節懷想

關於萬聖節的由來，似乎有許許多多的說法，其中的一種就是因為以前古愛爾蘭人認為在這幾天，亡靈鬼魂會回到人間，所以就要穿上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衣服，再加上當時也有向亡靈施糖果的習俗，後來就漸漸演變成如今的奇裝異服上街，小孩找大人索要糖果的習慣。

每到萬聖節，天命就會回想起在加拿大生活的時候。在國外，萬聖節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家家戶戶都會去農場買一個大南瓜，把它雕空成「南瓜頭」的樣子，在裡面放蠟燭，做成經典的南瓜燈。

雖然看起來像是小孩子狂歡的日子，但其實，大人可能會比小孩更興奮，我們每次都會提前問兩個兒子：「今年你們要變成誰啊？」然後便馬上着手為他們準備服飾道具，雖然忙碌，但忙得快樂。

節日當天，我們夫妻倆總是兵分兩路：太太帶兒子出去「trick or treat」（不給糖就搗蛋），我則留守在家等外面的小孩索要糖果。可惜的是，聽說到了現在，即使

是在國外，也愈來愈少小朋友會來拿糖了，皆因平板電腦之類的電子產品才是小朋友的興趣所在，「糖果」的吸引力早已大不如前。到了華人地區，我們的傳統當中沒有萬聖節，只有鬼節，在鬼節要是小朋友敢惡作劇來敲別人家門，大概會被狠狠訓斥吧！其實萬聖節這樣的節日，把「死亡」這樣嚴肅的事情，與嬉笑、戲謔結合在一起，不失為在生死面前無力又渺小的我們，得到的一絲安慰式的樂趣。

現在通過照片來回顧孩子們以前的萬聖節扮相，實在很可愛，當時的氣氛歷歷在目。其實有時候，大人反而是玩得更「瘋」、更開心，不知閣下有沒有留意國外一個很著名的脫口秀節目，每年萬聖節的必備「特別環節」，就是讓一些父母捉弄孩子，把他們收到的糖全都藏起來，然後告訴他們說：「你的萬聖節糖果已經被我全吃光了！沒了，全沒了！」

在孩子的大片哭聲中，家長們卻哈哈大笑。唉，真不知誰才是真的「搗蛋鬼」！

百家廊

鍾情

登臨華不注

戊戌春日，我從華山歸來，洗去身心塵埃，我忽然憬悟：其實，什麼也沒有改變，李白登臨過的華山，馬國翰眺望的華山，趙孟頫入畫的華山，依然如昨；只是我倦了詩書，磨厚了腳掌，竟忘記了舊路；慢慢回眸，在渾然忘我中發現，返程時自己融入了山又分享了她的馨香……

濟南山多，多在歷城。城中有山，山水相伴，恍若太極，使人神思遡飛，打開想像的空間。華山是最詩情畫意的山，孤峰插雲，又氣度雅雅，沒來過的人不會對它有興趣，但是，凡來過一次的人就會愛上她，連同這座山連綿的華陽宮、呂祖廟、華泉、真武廟遺蹟等都會讓人探幽不盡。一起前往的朋友說，「登臨峰頂眺望半城，碧波蕩漾，洗眼洗心，太愜意了！」

是啊，重新發現身邊的華山，就像重新遇見未知的自己，有種豁然打開的喜悅，就像我第一次讀孔子先生的詩作《飛雲中遠眺華不注》的興奮與激動，「它是孤獨的/在鉛色的蒼穹之下/幾十億年/仍是一個骨朵/雪落着/看它在使勁開。」好像我自己也跟着使勁開，成為華山的一部分。

上小學時我就知道，詩人李白登臨過華山，留下「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的詩篇；後來，父親騎着自行車帶我去過幾次華山，他說，李賀詩中「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齊煙九點」中，華山是群山之首。那時，我與華山只是初相遇，海拔只有197米，爬起來卻頗感吃力，實在小戲她了。多年後，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我一頭扎進本地歷史典籍中，看山看水結名士，秦瓊「忠勇雙全」，閔子騫「鞭打蘆花」，辛棄疾「挑燈看劍」，還有終軍「願受長纜」家國情，閉上眼睛猶在耳畔回響，我對這座山肅然起敬，彷彿穿越歷史長河，感受一座山的情深意長。

泉水是開在大地上的花朵，那麼華山就是綻在眾泉之上的清荷。先看這朵小荷的誕生地：歷城。南依泰山，北靠黃河，6,500多年前，這裡就有先民居住，2,100年前西漢時期，歷城設縣；斗轉星移，四季更替，走過西周、戰國、西晉、唐宋，明朝年間，這裡坐落成山東省政治中心。民國時期，年過六旬的康有為專程遊覽華不注，不禁興歎，「遙望此山如在山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

南京鍾山紫金峰，北京翠微山、煤山，揚州的七里山，蘇州的橫山，然山水之美皆不若華不注也。」他建議「城宜移都於華不注」，「不十年，新濟南必雄冠中國都會。」沒想到的是，這濃墨重彩的一筆，竟為歷城藍圖埋下伏筆，也是濟南之幸。

歷史的浮光掠影，見證着華山的成長烙印。華山是她的乳名，大名「華不注」，《歷城縣志》記載，「華不注山，獨立平楚中，秀削孤清，蒼翠濕人眉眼。」濕人眉眼，更啟人心地……「齊之山川，獨華不注最知名。」她稱得上這樣的盛名。她從《詩經》中走出，「常（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華」同「花」，「鄂不」即「萼附」，指花蒂，意味此山如花付諸於水中。水呢，自然是鵲華湖，「灤水出焉，東流注於澤。」唐宋時期，從城北到清河南岸形成大面積水域，時稱「蓮子湖」。詩意的名字，鋪展出一幅中國水墨畫，蘆葦裊裊，荷塘稻香，水村漁舍，賽過江南，引來無數名士爭先乘船前往，當時成為濟南的遊覽勝地。李白遊興大濃，即興讚美，「湖闊數千里，湖光搖碧山」；曾鞏流連忘返，「虎牙千仞立巉巖，峻拔遙臨濟水南」；施閏章登高寄懷，「峻嶒孤障逼天愁，絕頂橫看滄海流」；元好問傾情而書，「華山正是碧芙蓉，湖水湖光玉不如」；其學生王文偁更是對此情有獨鍾，他從水文角度觀察，「悉為稻畦連蕩，水村漁舍，間錯煙際。」

再說這朵小荷的成長史。她見過大世面，經過大磨難，戰國時期這裡發生齊晉鞍之戰。據《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公元前592年，晉魯魏魯四國使臣出使齊國，齊晉反惡交戰，齊因驕傲輕敵大敗，被晉師追趕繞華不注三周。危急關頭，恰逢丑父與之更衣換位，乘齊頃公的車與，才使齊頃公趁機逃跑。然而，逢丑父的車跑到華泉附近時，被樹枝掛住而貽誤戰機，山腳下的華泉正是將士們口渴取飲的地方。其實，我聽很多人講過這段歷史，大都千篇一律，真正觸動我的還是一位年過七旬的長者，他家住華山山下，熟悉這裡的一草一木。他懷念綠波繞山的過往，歎息湖水退縮華泉淤塞的黯淡，熟悉華陽宮供奉四季大殿的典故，信手拈來……

「身為華山人，死為華山魂！」他說得如

水過 留痕 少爺兵

「暖男」的人生路

內地電視劇《延禧攻略》在香港播映時大熱，成為香港播映內地電視劇收視之冠，能否後來者？拭目以待！而《延》劇最近在韓國播出，亦同樣大受歡迎，但韓國觀眾歡迎的不是「富察皇后」和「璦珞」，而是飾演「乾隆」的內地男演員聶遠。

儘管已是二十一世紀的年代，眾所周知在韓國仍有着「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揮之不去，要社會達至男女平等嘛……在不少國家來說，還是有點遙遙無期哦！對韓國大部分女觀眾來說，劇中的乾隆皇帝當遇上妃子璦珞你濃我濃、愛恨交纏的感情時，表現出來的是「暖男」一名，不完全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女人嘛誰不渴望自己的丈夫是暖男；小打小鬧就是婚姻生活的情趣，這位暖男皇帝，更能觸動到生活於男尊女卑社會的女性們的心靈。

聶遠這位內地男演員，對韓國觀眾自然陌生，然而聶遠在內地演藝界倒有一定的名氣，當年的「中國新四小生」就是聶遠、黃曉明、佟大為和印小天。聶遠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演出過多部古裝劇，頗有觀眾緣。但，可惜的是聶遠的火爆性格，成名之後的「心高氣傲」令自己連番闖禍，離婚甚至因打架傷人被判刑等等的負面新聞，將之前的成就消耗殆盡。現在驕然回首，聶遠也說當時自己太過自以為是，目空一切……也許自己在演藝路上及人生路上都多有坎坷，挫了他的銳氣。如今聶遠明白到應該將那份銳氣的養分運用在正確的人生觀和演技上，所以他特別努力於演藝工作，尤其是再婚及有小女兒後，他另一門心思是如何經營好工作和家庭。

《延禧攻略》播映時正好跟《如懿傳》打正對台，對方的演員是周迅、霍建華，所以《如》劇一般被睇高一線，但世事難料，《延》劇比《如》劇更叫好叫座，內地演藝界中人都稱聶遠、秦嵐、吳謹言等人是「小兵立大功」了。

嘖家常，我聽得卻是心潮澎湃。只見他從包裡掏出一個紙頁泛黃的筆記本，上面的字跡密麻麻，全是華山的石刻、碑文。「大約2010年，附近村民打機井，從泥土裡發現貝殼和魚骨，那個位置很可能就是當年的湖底。過去華泉的水好大，不比趵突泉遜色！」說到這裡，他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來，然後扔下煙卷，從石頭上用力磕了幾下鞋底上的泥巴，語氣中流露出別樣的自豪感。「這裡要大變樣！華山湖已經破土開挖，華山公園也正在建設，未來從小清河坐船直通華山湖，我盼着那一天早點到來！」他本身就是華山的活字典。

聽到這裡，我思緒翻騰。「花開蓮現，花落蓮成」，興衰轉替，夢裡芙蓉。這華不注，是永不凋零的荷花，這華陽宮，是濟南人的精神密碼，這華山湖，是充滿詩意的工程……湖水，觀照心性；山色，抵達心靈。習近平總書記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家門口華不注，是我們的聚寶盆，更是「詩與遠方」。守住這座山，就是守住城市的根和魂，就是用心呵護歷史文化的精神血脈。今日的華山，松柏蒼鬱，巨石嶙峋，攀巖而上；「凡三息可躋其巔」，伴着氣喘吁吁，迎來峰迴路轉，視野開闊，神清氣爽。山路雖窄，但遊人上上下下，或附近居民爬山鍛煉，或舉家登山野炊暢聊，或年輕背包客探險遊玩，或攝影愛好者長槍短炮。下山時分，晚霞滿天，轉身回望，我不得得增添幾分敬畏，想起山頂的兩塊石頭，上面刻有「天地獨立」、「日月共存」：人與山、與水，就這樣走進鏡頭中，而背景就是古人踏歌而來的一方熱土，「龜石」、「蛇石」沉默不語，華泉依然響着，和着邊貢的詩句，祭奠丁寶楨的英魂，這是多麼叫人心馳神往的精神家園！

從此，我對華山有了新的理解：從來不是人走向山，或是征服一座山，而是華山從四面合攏過來，一瓣一瓣……不是單瓣，而是複瓣，輕輕柔柔地將我托起，攬我入懷，剛好放入花心的位置上。那一刻，我被天地之光受洗，又傲然成蕊。原來，自己也是一朵小小的花苞。天地的仁慈，山水的無私，萬物的恩典，世間的情義，就這樣被照單全收，我在湖光映照中看到了縹緲的光，和藍色的夢。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秋天法寶

秋天的乾燥，令皮膚和鼻子都癢癢的。

先談皮膚，我沒有買任何化學物料給孩子，一般的乾燥，植物油和蘆薈已可以處理到。若本身有濕疹或其他問題，更不要用潤膚膏，而是從內裡着手。那些不是皮膚問題，多是肝腎肺問題，要找醫師調理。

孩子我多用椰子油、芝麻油等，要買有機、生(Raw)、無過濾(Unfiltered)的。現在口唇也可以用，再乾一點時，會給他們用Shea Butter，記得別用凡士林一類的礦物油，會堵塞皮膚毛孔。

鼻子問題，用椰子油塗到鼻膜內，可以減少敏感。另外，中醫教用少許油拌熱熟薑，也可以減少噴嚏。注意保暖，有時未必是敏感，而是冷到了，關節和腳掌要暖。

天氣乾，我有買香薰機，一來有蒸氣，二來可以放點精油。另外要多開窗，現在太陽不錯，太

陽最能消毒，外面的空氣（若非近馬路）會比家裡的乾淨。記得幾年前有賣吸塵機的銷售員跟我們說，真的不買不要緊，最重要是開窗，家裡因着空氣，沒有經消毒，其實最頭。不買便多開窗，也多拿枕頭及被鋪去曬，最難搞反而是床褥，家裡不夠太陽的，不如拿去曬曬。

有朋友問，三星期大的寶寶開始有點鼻塞，又有少鼻水，這麼小的孩子，可以做什麼呢？可以把洋蔥切開，放在房中不同角落，日出日落可讓孩子曬曬太陽，較嚴重者可以敷暖貼，注意多墊毛巾，溫和的溫度就可以。媽媽一定要多餵人奶，另可做清肺清肺小兒按摩，睡覺時有必要墊高一點，會舒緩鼻塞。

若覺得天氣乾燥，除了用香薰機（注意，幼兒只能用較溫和的薰衣草、茶樹、檸檬精油，也最好不要擦，只用擴香），還可以放點檸檬熱水在房間，為空氣加點蒸氣。

鵬情 黃里 趙鵬飛

川港的遠與近

十年前的一場大地震，山垮地陷房屋倒塌，數以萬計的川人罹難，香港的普通市民、藝人、學生、工商界等紛紛慷慨解囊，救助同胞於危難之中。彼時我赴川採訪，滿目路斷橋倒，到處家破人亡，筆下的文字見諸報端時黑白分明，字裡行間洶湧着的，卻是一行一行的血和淚。

上周再度赴川採訪，所到之處，城市裡秩序井然，山野裡秋高氣爽，林秀峰峻，感恩香港之聲更是不絕於耳。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路這些事關香港的熱門話題，也頻頻被當地的官員、企業家以及民眾所提及。

一個遠在山高路遠的西南腹地，一個地處南中國海之濱，隔着山與海，兩地之間的交流從未阻斷。四川省港澳辦副主任唐銳接受我的採訪時說，出川的通道已經有30條了，蜀道早已不再難行。汶川地震之後，從震中映秀通往臥龍大熊貓保護區的映臥路，便是香港捐資17億所建。穿行在長達16公里的隧道裡，我才深刻體會到，這段45公里的路，之所以前後後後修建了11年的艱辛。工程師田應軍告訴我，他特別希望香港市民能親自來看看。不僅因為這段路沿線風景秀麗，氣候宜人，有免費為港人開放的神樹坪大熊貓基地，更因為沿途的鄉民，因為這條路的貫通，走

出地震陰霾過上了有奔頭的新生活。

「沿線鄉民開辦的民宿，光夏天的四個月，每戶人家最少就能賺5萬塊，房間多的人家甚至能賺到30萬。」這個從2009年就開始守在映臥路施工現場的工程師，滿腔的自豪溢於言表。

在映秀鎮，偶遇汶川縣長旺鄉，她帶給我的也是一個好消息，汶川縣摘掉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這裡面香港的力量不可或缺：香港援助汶川的資金超過了33億，這些錢都用在修路架橋、教育醫療。川港之間從來都不只是災難時同胞之愛的施與受。赴川採訪的第一日，四川省商務廳副廳長王蔚蓋就用一組資料，回答了我的疑問。截至今年6月份，已有5,176家港資企業在四川投資，實際到位資金達567.7億美元，佔同期四川省外商投資總量的60%以上。

災難面前的守望相助，和迎接發展機遇時的優勢互補，並行不悖。更何況，平等互利的商業往來，才是長久維繫兩個不同行政區劃之間交往最有韌性的紐帶。成都是四川的省會城市，也是中國西南地區商業重鎮。香港的九龍倉集團和太古地產，在成都投資建成的兩處商業項目IFS和太古里，已成為這座城市最新的地標。IFS內部的購物環境和尖沙咀的海港城極為相似，放眼望去，國際一線品牌雲集，恍若置身維港之

畔。九龍倉成都負責人特意帶我去看了IFS頂樓上的網紅雕塑「熊貓爬牆」，碩大的熊貓雕塑四周，擠滿了等待合影的遊客。四年多來，IFS在成都的銷售增長幅度都是以兩位數來計算。即便今年關於消費降級的聲音此起彼伏，上半年他們還是收穫了18%以上的銷售增幅。

密集的採訪中，難得抽出一個小時，在毗鄰IFS的遠洋太古里喝了一個下午茶。古香古色的建築群，廊簷相間，飄逸淡雅，設計源於傳統的川西民居。坐在雕花門窗的庭院裡，就着精緻的港式甜點，呷一口溫熱的川紅茶，連日來疲憊的奔波之苦，暫時都消褪在了秋日的餘暉之中。

在成都工作快兩年的港女連慧霖，是太古里博舍酒店的經理，她也是團隊裡唯一一位香港人。其間，她只回過一次香港。對於成都的適應和眷戀，在她日漸流利的普通話中，也在她更自如地學會了如何讓快節奏的工作，和慢下來的生活自如切換。「香港與四川看起來很遠，走近了才發覺，港式的高效快捷，與川式的安逸麻辣，其實是一種更恰當的搭配。就像一個職場上嚴謹少言的人，生活裡需要更多的輕鬆和釋放……」見我一臉疑惑地望著她，沾染了四川女生爽朗熱情習性的她，立刻愉快地發出了一個邀約：「不信？你也來成都試試！」